

看来我是真的胖了。

胖这件事，我从来都不认为不好。每次回老家，村里大爷大娘见了我，第一句话是“回来啦！”，第二句话是“又胖啦！”，总是这两句，而且顺序都不变，朴实的腔调中透着纯朴和亲切。都说我胖，那就胖吧，我是不会主动去减肥的。不过，可以提供一条据说行之有效的减肥秘方。这个秘方操作简单，而且非常有效，就是它的前提条件你不一定办得到。前提条件是要做梦。这个比较有难度，谁也不可能睡觉就一定会做梦。像我这样的，一年之中做不了两回梦，躺下就睡着，仿佛有开关控制，既不知失眠，也不知做梦。这个秘方的来处，是我看的一个奇情故事。

这是作家慕容羽军的专栏“青屋夜话”里的故事，好像是鬼故事，

最近译林出版社推出的九卷本《约恩·福瑟戏剧选》，不仅让我们有机会比较全面地了解约恩·福瑟在戏剧上的卓越成就，还能注意到这位文学全才在贯通不同文体方向上的出色探索。

约恩·福瑟的戏剧在气质上，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契诃夫。而在创作方式上，则隐约透露出贝克特的微妙影响。回想十多年前初读他的戏剧作品时，我关注的是这些戏剧作品与诗歌的融合关系。这次重读这九部戏剧作品，我发现他的戏剧与其小说同样密切相关，显然，他在模糊戏剧、诗歌、小说的界限，以渗透的方式贯穿不同文体，并仍能保留不同文体的各自特性。

具体到其戏剧作品的特点，首先是他对人物名字模模糊糊。他经常会用“男人”“女人”“老年男人”

举着火把看大戏

袁晓赫

还有汽灯，现在已难见了，那是一种在晒谷坪、大会场照明用的灯。夜晚召开群众大会的时候，会场上都会高高挂起明亮无比的汽灯。汽灯的原理是煤油汽化后从一个喷嘴雾喷出，然后燃烧；汽灯没有灯芯，它的灯头就是套在灯嘴上的一个蓖麻纤维或石棉做的纱罩；上部还有一个遮光罩，像草帽檐一样，纱罩经过硝酸钡溶液浸泡工艺制成，当纱罩遇到高温后就会发出耀眼的白光，一盏汽灯可以把周围几十米的范围都照得通明通明。当年，老表赶夜路时用得最多的是火把，井冈山盛产毛竹，编织竹器主要用青篾，即竹子的表皮，刮不出青篾的部分叫黄篾，火把就是由黄篾制成的，把几根黄篾绞拧成一股，每股两三尺，装满一箩，有二三十股，赶夜路时一根接一根燃，够照一个通宵了。

那个年代，每个大队都有业余文艺宣传队，中秋节、正月里，公社组织各大队巡回会演。老表一听说有大戏看，住得偏远的，都举着火把，远看，犹如一条条火龙，浩浩荡荡向大队部游来。开演时，可热闹了！那汽灯在戏台上挂着，照得戏台亮堂堂的，礼堂两边墙壁各挂四个大火把，那是真正的火把，是用最好的燃料——松膏柴（松树的根劈成的柴片）燃烧的，望着那耀眼的汽灯和熊熊燃烧的大火把，才知道这世上什么算是“灯火辉煌”！

其实又没有鬼，或者叫奇情故事更好。我还不好定义它属于哪一类。故事的名字叫《新年梦》。胖丫陈桂兰得了肥胖症，新年许愿要减

减肥秘方

茶 本

肥。她父亲的一位朋友给她吃了一副药。吃药过后她就做起了梦。梦见坐热气球，从香港到深圳飘到广州，向北再向西，过葛洲坝直奔敦煌，在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遇见一位神僧，神僧开了一味减肥秘方：连吃三个月腌酸冬瓜。

具体做法我抄一下：

1、主料冬瓜五至六斤，配料两斤白醋，一两白糖；

2、冬瓜去皮切成条状，大约如

发生在危机之间的戏剧

赵 松

“老年女人”“女孩”“男孩”“母亲”“父亲”，甚至是“他”“她”“男”“女”之类的通用人称词作为人物的名字。这种方式产生了明显的陌生化效果。

当通用的人称词取代了传统人物名字时，这种去个性化人称恰恰反映出每个人物其实都有一个无法命名的陌生人躲在其内心深处，而人物之间的不解、误解、错觉往往都因意识不到那个隐藏的陌生人而不时发生。

在约恩·福瑟的戏剧语境里，即使最熟悉、最亲近的人之间彼此了解也是有限的，熟悉的陌生人是常态。通常只有在熟悉亲近的人出现异常状态时，人们才会在震惊中忽然意

昔日，在偏僻的小山村，没有电，农家照明全靠那小灯盏，

每年夏末秋初，暑气渐退、西瓜开始起沙的时候，开学季就来了。

开学，既是一道时令，也是一个动作。古人称开学为“开书”“破学”，设“朱砂开智”“击鼓明智”等流程，每一环节都寄予破旧迎新期的期许。如今传统虽已淡去，“开学”二字，却始终分量十足，自带压力与光环。还是学生时，开学多半是压力，但自从有了娃，对开学的体验就多了一层。当暑假的主体不再是自己，而变作一个时刻在吞噬时间精力的孩子，“开学”二字就瞬间带上光环，成了拯救老母亲的逃生通道。

带娃从来都是一场人间修行，就连鲁迅先生也曾为育儿犯愁，称儿子海婴“整日在家里闯祸，不是嚷吵，就是敲破东西，幸而再一礼拜，幼稚园也要开学了，要不然，真是不得了”。隔着这么多年，我真想给鲁迅先生一键三连，高呼一句人类的悲欢在此

算是“灯火辉煌”！

两盒火柴盒大小；

3、把醋糖煮熟后放入盛冬瓜条器皿中，腌制一天便可；

4、每天早晚吃。如果越吃越饿的话，必要时可以做一个冬瓜沙拉，把冬瓜、雪梨、苹果和蛋切成粒拌沙拉酱。

于是，胖丫就照方抓药，每次吃完腌酸冬瓜就睡觉，一睡着就做一个梦，梦见一个五六斤的大冬瓜迎面掷来，于是吓醒。周而复始，坚持三个月，减肥成功，幸亏当年的香港选美小姐结束了，不然赛过当年获奖的谢宁和黎燕珊。

慕容羽军把自己早年在报上的专栏“青屋夜话”结集成书，出版了好几本。不过那些书现在都很难找到了。慕容羽军写的人物读起来很亲切，而且情节发展也出人意料，往往不看到最后，猜测不到结局。

般的存在轨迹，呈现人际关系的脆弱，伤害的发生是如此容易，而面对互相伤害，人又是如此的无力、无奈。

其次，他的戏剧作品有着明显的非叙事性特征。当人物出场后，戏剧的背景是缺省隐匿的，我们只能透过人物断断续续且微妙的语言变化，去想象他们此前的遭遇和关系状态。在这些戏剧作品里，指向明确的社交语言几乎是不存在的，人物的每句话表面上看都很简单，但是又都隐含着耐人寻味的东西，而秘密就藏在语言的节奏变化和气息里。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戏剧作品都是“心理剧”，却又没有一句台词写人物心理。那些貌似重复、断裂的对话，那些似乎有一句没一句的话，那些似乎是随机的、错位的对话，展现的是人物暧昧不明的心理空间。

此外，约恩·福瑟在设计戏剧结构时，喜欢选择在两场危机之间的相对平缓的时段作为剧情发生的时间点。这个时候人物的内心是有创伤的，充满了糟糕甚至绝望的感觉，因此人物的每句话语都似乎想要澄清或挽回点什么，但又随时可能引发彼此新

着放下卷娃的焦虑。

当代人，卷学历，卷经历，卷工作，卷对象，卷家庭……然后代际传播，开始卷起了娃。哪个家长不想给孩子最好的，但你定

幼儿园开学了

费晓熠

各种研学和培训班。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整个暑假辗转暑假托班、少年宫、少体校、思维课、亲子研学营等等，孩子课表排得比上学时还满，吃饭睡觉都是行色匆匆。而我只给孩子报了两个兴趣班，按时接送就已如临大敌。

朋友感叹：“也不是我想卷，是环境不允许。开学就没空了，只有暑假能弯道超车。”你看，中年人总说人生是旷野，去幼儿园的车却早赶上了超车道上。如今开学了，我在想，是否可以效仿古人，也试着“破”一次旧，让孩子拥有一个更自由的秋天？试

角落里的黑衣女子

戴 蓉

异国旅途中，观察人是我不倦的田野调查。

富山这个人口只有一二十万的小城，却拥有富山县美术馆、富山市玻璃美术馆、水墨美术馆、民艺村大大小小的艺术场馆。最负盛名的玻璃美术馆，在建筑设计师隈研吾设计的大楼里。建筑外墙用御影石、玻璃、铝等不同建材巧妙组合，不同的角度各自生辉；内部则是用杉木板以环绕方式向上排列，天花板上留下小片空白，阳光从玻璃天花板上倾泻而下，令人仿佛置身于明媚的森林中。玻璃美术馆只占整幢楼的一半，另一半是图书馆和画廊。我蹑足走入图书馆，开放式的书架、戴耳机的少年、背着大包的主妇、看报纸和宠物杂志的老人，还有楼层面有专门的电脑区域。走到玻璃美术馆那边，恰好遇见一群儿童。七八个孩子一组，由老师带领，无声地在几个展厅间游走。后来又走在室外的走廊上与他们重逢，此时他们在光洁的地板上围成一小圈席地而坐，老师半蹲半跪，一面展示手中展品的图片一面小声讲解。也许不喧哗的儿童并不算奇特，但场内角落里的的工作人员最是不可思议。她们一律穿黑衣黑裤，细看衣服式样略有不同，其中一名女子黑色套装内闪出一角雪白蕾丝衣领。黑色衣服与幽暗的展厅融为一体，完全是不突兀的存在，就那样安静地站立着，参观者经过面前，她们会微微颌首致意并伸手示意参观路线，动作轻盈如舞者。我没想到威严沉重的黑色可以如许温柔。

后来我去富山县美术馆，展厅的工作人员一样是中年女子，集体穿黑色三宅一生套装，文雅又肃然。当然，对喧嚣惯了的人来说，这样单独静立一隅，工作时间不能看手机，无法与其他同事聊天的职业，多数人恐怕消受不了，但我还是感动莫名。巧的是和我同坐在长沙发上看纪录片的女子也穿黑，我用余光余光，瞥见她穿黑色连衣裙、短袜和平底鞋。连衣裙配短袜要么土气要么极时髦，很明显她属于后者。不排队、不拥挤，松弛地共享一段艺术时光，这样的观展经历并不常有。

建在大正时代钢铁厂旧址上的简餐店，上午八点开门，七点多就有人排队。排在我前面的两位女子进店后就坐在我的邻桌，离店的时间也差不多。她们都穿假日早晨印花图案的棉布裙，戴眼镜的一位镜架是别致的天蓝色，形状则是俏皮的多边形。听见她们说“咱们去尾山神社吧”，我便鼓足勇气上前询问尾山神社怎么走，那是我日程里的下一站。“你看，前面就是。”果然，几百米外就能望见神社大门。我称赞戴眼镜的女子手中的野葡萄藤篮子好看，她用“你果然识货”的神色回应了我，随后告诉我这间神社夜间也值得一看，大门西式的彩绘玻璃夜里更璀璨。我适当与她们拉开距离，她却走了几步又折回，从篮子里掏出一本小册子递给我，说上面有当地某国际交流会馆的地址，那里的庭园这个季节很美，而且没有游客。我不知道她如何判断我喜欢庭园，这一大早的相遇相当美妙。

一轮情绪波动。正是在这样的人物对话状态中，我们才恍然意识到，原来人是会如此孤独，内心深处会藏有那么多难以言说的、别人也无法知道的谜团。

什么不好。

试着延长成长的愉悦。不卷娃焦虑，并不代表着不参与，成长的愉悦总在于陪伴。退了舞蹈班，我抽出更多时间陪女儿，放下手机，一起做手工，抓知了，晚饭后去公园散步，流着汗虚度时光。

我想起，这不就是我的童年吗？那时候没手机没电脑，也不流行卷娃，我最珍贵的童年记忆都是这样有母亲陪伴的片段。陪伴孩子胡闹玩耍，也陪伴孩子学习规划；陪伴孩子找到自己的期待，然后一起延长这个愉悦的成长过程。

夏天过去了，秋天也应该是自由的。幸而幼儿园也开学了，我这个中年家长，也要试着跟孩子一起，努力学习更好、更自由地成长。

关于团圆、思念和梦想。明起看一组《月圆之时》。

开学啦

责编：沈琦华

巫山一段云

次柳耆卿韵三首

松 庐

其一

醉上嵯峨阁，空江水接天。梦骑笙鹤入云烟。所住在琼轩。夜瑶台清宴。遍看晓霞深浅。何忧天下起风涛。跨海钓连鳌。

其二

客静闲听涧，松深长闭关。爱山何不学神仙。朝朝彩云间。碧落翩翩飞下。为寄瑶池使者。海天平处放明霞。应是故人家。

其三

雾海凝藏豹，云松访伏龙。秋烟空湿薜萝衣。更道缙岭危。波起但看鸥戏。月落似闻香闭。山中何夜不清宵。与子共结茅。



邵氏为何轰然倒下？

列 孚

称霸一时的邵氏公司是个十分有趣的话题。从1956年起直到2008年，经营了52年的邵氏电影公司终宣布不再从事电影业。但邵氏是不愿意离开他钟爱的娱乐业的，于是他同时也宣布增购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股份，成为TVB最大股东。

那么，邵氏为何迫不得已结束他原来赖以生存的电影呢？

答案只有一个：邵氏电影已与时代脱节了。

虽然人们对邵氏还有着不少的批评，例如，片场盖有10个摄影棚，老板要每个影棚每一个小时都在运作中，不可空转。于是，每个影棚便成了工厂般，最好是24小时不停运作，“Action”声不停地此起彼伏……但是，归根结底，拍电影时每一个摄制组都像车间那样，机器声隆隆、不绝于耳，产品出来了，那便如一个个罐头在运转带中被送进货车上。于是，制片厂果然就像极了一家工厂。

电影一直是移动的，没有一个导演从其第一部电影起便每片都是千篇一律地只出现在摄影棚。

邵氏显然是过度工厂化。例如武打片，总会出差不多的陈设、装饰、造型等等，当A片刚拍完，同是武打片的B片这时便进驻该影棚，只需要将陈设上的名字改掉，场景各式布置、字画、门窗等等经过一番修改，该场A片武打动作片便成了B片的内容及场景。这样的“省钱”处理，出现在众多不同的影片内。

但这些都不是最大问题，更重要的是影片能否保护电影的创意？影片公映时观众会否因为影片出乎意料地震撼、出彩被感动？作为电影制作人、主创人员等等，是否应更多地关注影片自身的一切？此外，影片内容是否“落地”，自然也是人们对邵氏的期许。但所有这些，邵氏欠奉不少的。

不接地气的电影人又怎可能演好需要有本土生动色彩的角色？因此，邵氏被迫撤出电影圈，是一种必然。